

梁秉堃 著

在曹禺

身边

ZAI CAO YU SHEN BIAN



副出版社

在曹問

身邊

ZAI CAO YU SHEN BIAN



在曹禺身边

梁秉堃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封面设计：李颖明

责任编辑：张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曹禺身边 / 梁秉堃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5
ISBN 7-104-00991-4

I . 在… II . 梁… III . 曹禺—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593 号

在曹禺身边

梁秉堃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印刷

17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8 印张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104-00991-4/J · 462 定价：16.80 元



1990年曹禺在医院里度过80岁诞辰时,为前来看望他的同志签字留念

目 录

一、老师的后半生

(一)他从小就是一个苦闷盈怀的人,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曹禺老师身患重病在医院住了8年之久,他经常在病房里独自深陷在沙发当中,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像是对别人,也像是对自己,轻轻地说出一句并不完整的话来,那就是:“……我还想写……还想写……青春真好……青春真好……”这是他内心的呼唤,灵魂的呼唤,生命的呼唤。也许,这与他一生的苦闷是息息相关的吧…………… (1)

(二)在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曹禺又能拿起笔来写剧本了。他决心创作一部表现科学家生活的剧本。然而,在收集素材结束以后,进入了结构提纲阶段,情况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曹禺老师那张大家熟悉的脸上,似乎开始笼罩着一片不可名状的阴影…………… (5)

(三)曹禺老师把《雷雨》开始的写戏之路,看成是自己“一生的道路”,看成是“我正沉浮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7)

(四)建国初期,曹禺老师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于一种欢欣鼓舞生机勃勃的气氛之中。他无情地解剖自己,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着真诚的自我批判,他明确而又痛苦地提出,要把自己过

去的所有作品都放到工农兵方向的 X 光线下照一照,以便“挖出创作思想的脓疮”…………… (10)

(五)在建国后最初的几年里,曹禺老师的苦闷灵魂一直受着折磨。他觉得,在各条战线英雄倍出的年代,自己作为戏剧战线上的老兵,不但没能成为英雄,甚至是没完成任务,很不光彩…………… (14)

(六)曹禺老师在写过《明朗的天》以后,又不止一次动了执笔创作的念头,然而,一部戏都没写成。他订了一个当时要算作非常保守的创作计划——一年至少写出一两个剧本,都没有完成…………… (19)

(七)在“文革”当中,曹禺老师和许多老作家一样,那苦闷的灵魂更是苦闷到了极点。他的精神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 (24)

(八)“四人帮”倒台以后,曹禺老师心头的真言有了披露的可能。他反思道:我们总是写那些“合槽”的东西,“合”一定政治概念之“槽”,“合”一定哲学概念之“槽”,这样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 (25)

(九)进入 80 年代,曹禺一心一意想写出一本又一本新作来。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却一个剧本都没写出来。甚至连一个独幕剧也没写出来。他对自己很不满意,很懊悔,很着急,很痛苦,但是这一切仿佛都不大能改变了…………… (28)

二、“中国莎士比亚”下地狱

(一)1966 年中国的夏天暑热炎炎,表面上看似与往年这

目 录

个季节没有什么不同,可实际上这是一个“红色的夏天”

..... (35)

(二)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最能使其恐惧,使其痛苦的,使其昏迷的,使其凝滞的,使其欲死不能,欲死不得的,大约就是精神上的折磨和蹂躏,就是精神上的自我丧失了。然而,这一切只不过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 (38)

(三)“反动学术权威”曹禺老师的家门上贴满了大标语,不断地接受“外调”,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恐怖岁月里,曹禺老师的精神压力太大了..... (42)

(四)剧院里有正义感的人们直接地、间接地在暗中对曹禺老师表示同情。就是一些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都感觉到莫大的安慰,莫大的鼓舞,激动得难以自制 (48)

(五)曹禺老师——被赞誉为“摄魂者”的戏剧大师,在十年动乱中思想确实是完全被搞乱了。乱到自己把自己的一切一切全部否定了 (51)

(六)曹禺老师不分昼夜地、煞费苦心地赶写检查,却一次次地因为“认识不深刻”,“上纲上线不够”而被退了回来。曹禺老师本来已经好起来的心情又一落千丈 (57)

(七)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时,曹禺老师竟然失去了相信这一事实的勇气和力量。从1966年6月算起,到1978年6月为他平反,曹禺老师整整在“地狱”里过了12个年头——人生中最宝贵的中年时光。 (61)

三、“北京人艺”的院长

(一)“我是爱北京人艺的”。应该说,北京人艺已经变成了曹禺老师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酷爱北京人艺,北京人艺也酷爱他…………… (67)

(二)1982年6月12日,是北京人艺建院3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有意义的日子,剧院出了一本大型的画册…………… (76)

(三)自从北京人艺建立开始,经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提名,并由周恩来亲自批准,曹禺老师便成为我们的院长,一直到他逝世为止…………… (84)

(四)为建立中国的剧场艺术,曹禺老师对戏剧文学要求很严格,粗下的作品一律不准上演。在剧目建设上,曹禺老师亲自出面向郭老、老舍要剧本。人们都说,北京人艺是“郭、老、曹剧院”。像这样集中上演国内名家剧本的剧院,在全国,人艺是首屈一指的…………… (86)

(五)“你要先想好了跟谁干”这是曹禺老师知道我们有了一个写戏的想法以后,经常要说的一句话,也是首先要说的一句话…………… (90)

四、半个世纪的同学情

“曹禺,我们是老同学嘛!”…………… (106)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 (109)

1955年春节的除夕之夜…………… (112)

周恩来谈艺术质量…………… (116)

周恩来在讲话中又提到“老同学”…………… (121)

不能辜负周恩来的嘱托…………… (127)

五、老师留给我们的创作财富

——曹禺戏剧美学探索	(137)
“以人为本”说	(137)
“路从这里开始”	(140)
“我要的是太阳”	(144)
“艺术新天地”	(146)
“写有灵魂的活人”	(150)
“神”与“味”	(155)
“坚持走自己的路”	(159)
“理”“情”之间	(161)
“什么是戏的好效果”	(163)

六、老师轶闻琐记

书 痴	(167)
感觉文字	(170)
“下一个”和“上一个”不一样	(173)
“深下去,再刻上几下子”	(176)
伯乐识良驹	(180)

附录

献给我的爸爸	万方(189)
灵魂的石头	万方(195)

后记	(223)
----------	-------

一、老师的后半生

(一)

他从小就是一个苦闷盈怀的人，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曹禹老师身患重病在医院住了8年之久，他经常在病房里独自深陷在沙发当中，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像是对别人，也像是对自己，轻轻地说出一句并不完整的话来，那就是：“……我还想写……还想写……青春真好……青春真好……”这是他内心的呼唤，灵魂的呼唤，生命的呼唤。也许，这与他一生的苦闷是息息相关的吧。

光芒四射的一轮太阳已经升到中天，我缓缓地走出八宝山殡仪馆，从曹禹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归来，一路上脑子里翻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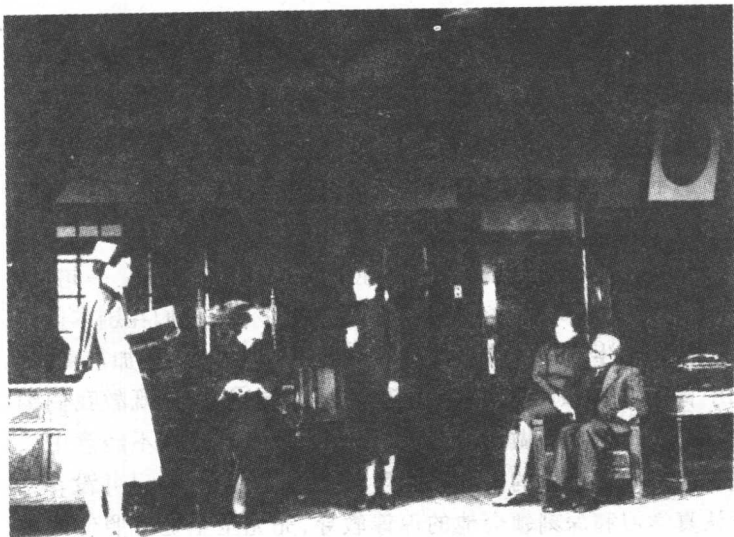
曹禺的遗像前摆满了花圈、花篮，他用自己血汗的付出，赢得了党、政府和人民极高的赞誉

着 40 年岁月抹不去的深深印迹。

回到家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写字台前，凝神面对着一朵小小的白色纸花，和曹禺老师那张面带微笑的照片，心里真仿佛有着说不出又说不尽的话。

曹头儿——这是曹禺老师和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爱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几乎连家属宿舍里的孩子们都这样亲切地喊他，而 he 也会满脸带笑地大声应着，如果叫他“曹院长”反倒显着生份了——在生前所喜爱的、不知道欣赏过多少遍的萧邦名曲《葬礼》声中，他老人家如同睡眠一样安静、安详又安然地躺在绚丽多彩的鲜花丛中，身上还洒满一片片散发着清雅芬芳的花瓣。刹那间，我真的觉得他并没有走，没有！似乎他就会醒来，就会兴奋而又激动地和我们谈剧本创作，谈剧院建设，谈话

一、老师的后半生



50年代初,周恩来建议曹禺写一个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话剧。曹禺很快便去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了解的最多的还是协和医院。在这里,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利用病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实验的许多血腥事实。由此,曹禺写出了《明朗的天》,描写中国旧知识分子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枷锁中挣脱出来,在斗争中觉醒,成为一个真正爱国的、富有革命人道主义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它把人物关系及其冲突放在新旧社会的巨大变革中进行对比,他用全新的审美视角进行创作,它成为被压迫人民由被奴役到主人的深刻变革的艺术新形象

剧前途,谈戏剧发展,谈发生在老百姓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他又会满怀激情地、赤膊上阵地(记得,他在创作《明朗的天》时,正值炎热的夏天,便是打着赤膊,身边放着一块天然冰,挥汗而写的)伏案执笔写着他一生酷爱的话剧剧本。他在我这些小字辈儿中间,会有时倾听,有时思考,有时述说,有时欢笑,那是一种很有感染力的欢笑,会使整个谈话变得格外轻松,格外和

谐,格外亲切,格外美好。曾经有多少次,有数不清的多少次啊,我就是从这样平常又难得的谈话里,从曹禺老师那以博大精深的知识为依托的独到见地当中,受到启迪,受到教育,受到指导……这,是足以能使人引为骄傲、自豪的幸福的事。

然而,曹禺老师确实是走了,离开我们走了,走得很远很远,走了一年多,再也不会回来。

是的,我从此再也聆听不到他的亲切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一个点头或一个摇头。可是,过去他对我们在剧本创作上、学习上、生活上的指导却突然间显得更加清晰,更加丰富,更加中肯,更加深刻,使人终生难以忘怀。应当说,他既教我们编剧、演剧,又教我们做人。今天,我十分懊悔自己在不经意中放过了许多向他请教的机会。而且,更加痛心的是,自己并没有真正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他的谆谆教导,完完全全地按照他的教导去做。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确不是一个好学生,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这,也许是让人终生都要追悔莫及的事。然而,更能刺痛我的心的,使我想起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曹禺老师那苦闷的灵魂。

可以这样说,他从小就是一个苦闷盈怀的人,一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曹禺老师身患重病在医院住了8年之久,他经常在病房里独自深陷在沙发当中,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看着窗外很远很远的地方,像对别人,也像是对自己,轻轻地说出一句并不完整的话来,那就是:“……我还想写……我还想写……青春真好……青春真好……”这是他内心的呼唤,灵魂的呼唤,生命的呼唤。也许,这与他一生的苦闷是息息相关的吧。

(二)

在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季节,曹禺又能拿起笔来写剧本了。他决心创作一部表现科学家生活的剧本。然而,在收集素材结束以后,进入了结构提纲阶段,情况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在曹禺老师那张大家熟悉的脸上,似乎开始笼罩着一片不可名状的阴影。

那是1977年的春天,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四人帮”刚刚倒台,“文革”已经结束,我们又可以高高兴兴地拿起笔来写剧本了。北京人艺的领导让于是之和我作为助手和学生,协助曹禺老师创作一部表现科学家现实生活的剧本。作为一个晚辈,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这是一次学习和提高的绝好机会。

创作小组很快就来到中国科学院体验生活,并且参加了正在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

曹禺老师带领我们整天忙于采访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老、中、青三代,从事各种专业的科学家们,并且阅读了相关的大量文件和资料。应当说,我们的精神始终和科学家们一样,处于一种兴奋、激越、亢进的状态之中。曹禺老师当时身体已经患有心脏病,又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耳朵也开始有些失聪。但是他坚持戴着助听器出席科学家的小组会,十分专注地倾听发言,并且还

要亲自作笔录。经常一天三段时间都是如此忙碌。我们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不肯,并常常是以这样一句话作答——“要把已经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然而,在收集素材结束以后,进入了结构提纲阶段,情况就有了不小的变化。当时,我们也住在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的友谊宾馆,白天一谈就是一整天,晚饭以后还要买上一瓶葡萄酒和一听油炸花生米,边谈边吃至深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渐渐感觉到,在曹禺老师那张大家熟悉的脸上,似乎开始笼罩着一片不可名状的阴影。这阴影有时在谈兴正浓之际突然出现,有时在沉默不语中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在这段时间里,创作的进展很慢,有的时候干脆就谈不下去了,差不多在一年的时间里竟然也没有搞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提纲来。最后,在曹禺老师并不情愿又无可奈何的提议下,创作活动完全中断了。

曹禺老师作为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作为话剧界的一代宗师,作为剧作家中的一位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很不佳妙的创作状态呢?老实说,当时,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后来,我们分开以后,曹禺老师脸上那片阴影也还像一个谜团一直留在我的心上。并且,不止一次地使我回想起曹禺老师几十年来的创作经历,和他那苦闷的灵魂。

(三)

曹禺老师把从《雷雨》开始的写戏之路，看成是自己“一生的道路”，看成是“我正沉沉浮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曹禺老师关于他的处女作、成名作《雷雨》，有一篇未曾发表过的文章。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写《雷雨》，大约从我 19 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好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燥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一步。

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